

徐仕敏

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机制研究

摘要 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对象是社会信息活动,即社会信息的生产、消费和管理;其作用是通过建构社会主体的信息行为的方式实现的,作用效果在微观、宏观层面上都有表现。社会信息能力作用的条件,首先要从其自身结构外部获得动力,其次需要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参考文献 31。

关键词 社会信息能力 社会信息活动 作用机制

分类号 G350

ABSTRACT The affecting objects of social information capacity is soci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 i. e. the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management of social information.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func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information capacity and its conditions, including external impetus and stable social environment. 31 refs.

KEY WORDS Social information capacity. Social information activity. Function mechanism.

CLASS NUMBER G350

社会信息能力是构成社会的行为主体在其信息活动中反映出来的属性特征的综合,它表现为社会收集、存储、处理、利用和生产信息的能力。社会收集、存储、处理、利用和生产信息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社会信息流形成和流动的过程,而社会信息能力是社会信息流所以能够形成的动力,其主要社会功能就是对社会信息流动进行调控。这种调控机制具体是如何作用的呢?这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1 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对象

个体的信息能力对于个人学习、工作和生活方面面的重要作用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关于个体信息能力的作用对象,研究者们比较一致地认为是“情报实践”^[1]、“情报活动”^[2]或者“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3],也就是主体的信息收集、处理、分析及利用等信息活动。相应地,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对象就是社会信息活动。

社会信息活动的概念是从信息运动的角度考察信息与社会的关系而生成的,它实际上隐蔽地强调着人的因素,因为任何活动都必然对应着一个活动主体。我们在考察社会信息活动时也必须从人这一主体出发,对信息活动过程和信息内容的分析必须强调人的需求动机的能动作用。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可以将社会信息活动归结为信息生产、信息消费和信息管理 3 种活动形式。

1.1 信息生产

信息生产包括两个方面:信息产品的生产和信息服务。

信息产品的生产既包括将自然信息纳入人类认知范畴后转换为社会信息的过程,以及对社会信息进行各种深加工的过程,此时的产品即是各种信息;又包括生产和加工信息所使用的信息与通信设备(线路、传输和广播设备,交换、广域网、局域网和数据设备,终端和附属设备,计算机设备)和网络产品、软件包、数据库的生产^[4]。信息服务主要包括信息提供和咨询服务、通讯网络增值服务以及信息系统集成和技术支持等^[5]。

信息生产可以只用于满足自身信息需求,也可以用于交换。用于交换的信息产品和服务就转化为信息商品。在当前的信息社会,信息产品和服务商品化的比率越来越高,信息生产活动已经产业化,并且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个产业就是信息产业。美国信息产业协会(AIIA)认为信息产业就是依靠新的信息技术和信息处理的创新手段,制造和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生产活动组合^[6]。信息生产活动因此也就越来越多地被人们用来专指信息生产的生产活动。

1.2 信息消费

狭义的信息消费是指“社会购买和使用信息商品和服务的总和”^[7]。广义的信息消费还应该包括消费的信息化,即“凡是为获取信息所进行的消费均属于信息消费的范畴”^[8]。本文采用的是广义的信

息消费概念,不仅对信息与通信设备的消费应该算作信息消费范畴,而且那些没有购买行为发生的信息获取与利用也应该算作信息消费范畴。

信息消费与信息生产之间的对应关系不是绝对的。根据信息流的运动特征,可以将信息消费划分为生产性信息消费和生活性信息消费。当信息活动主体选择生产性信息消费时,信息流动具有输入和输出两端,输入的信息流是生产原料,输出的信息流是其产品和服务。信息传播业和信息服务业便是典型的以信息消费为手段进行信息生产的行业,它们在社会功能上应属于信息生产者行列,但其生产活动乃是建立在信息消费的基础之上的。而生活性信息消费则是一切信息生产和生产性信息消费的最终指向。就象没有信息生产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信息消费一样,没有生活性信息消费需求,生产性信息消费需求也不可能产生,而信息生产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9]。

1.3 信息管理

信息管理介乎于信息生产和信息消费之间,是纷繁复杂的社会信息活动能够顺利进行,无序的、孤立的信息流动能够整合成为系统的、有序的社会信息流的主要原因。“信息管理的对象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信息资源和信息活动两大方面”^[10]。

信息资源管理是社会信息系统的主要任务和职能。信息是信息资源的源泉,但并不是所有信息堆积起来就成为了信息资源,只有经过了人的认知和创造过程之后以符号形式存储在一定载体(包括人脑)上可供利用的全部信息才可以称作信息资源^[11],而信息资源管理就是“为了确保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对信息资源实施计划、预算、组织、指挥、控制、协调的一种人类管理活动”^[12]。信息资源管理是提高信息生产和信息消费的绩效的重要手段。

信息活动管理则主要是政府的任务和职能。“随着政府的职能的日益扩张和权力的日益膨胀,它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信息主体,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信息管理主体”^[13]。政府管理信息活动的主要手段有立法、运用政府掌握的资源进行信息资源配置和提供公共信息服务。立法主要是为了确立信息交流和利用的规则,降低信息交流成本;进行信息资源配置则是指政府运用自身掌握的政策资源、行政资源、财政资源以及信息资源等配置于社会信息活动中,扶持某些组织或社会信息系统的发展,以实现政府的宏观政治或经济目标;提供公共服务则是通过提

供普遍的、平等的并且经济上可以承受的信息基础设施服务和关于政府、社会和经济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知识,保证所有社会公众能够以负担得了的价格方便而又公平地享用政府信息资源^[14],并为信息生产和信息消费提供优质平台。

2 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方式

社会信息能力对社会信息活动的作用主要通过建构社会主体的信息行为而实现。由于社会信息活动建立在个别主体的信息活动之上,而各类型主体的各种性质的信息活动都遵循同样的行为流程,即:信息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分析、信息利用与输出,因而,我们可以通过对个体信息活动的建构过程的考察来分析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方式。

2.1 信息获取行为的建构

信息活动主体从环境中获取信息的过程是其信息活动的第一步。现实世界的信息都是以结构化的方式存在着的。“我们起初用以建立我们的世界的大部分信息是社会继承下来的,因此是已经编了码的”^[15]。信息的编码结构限制了我们进行信息选择的范围,也限制了我们获取信息的数量^[16]。

比如说,我们想要一些关于“信息能力”的资料,从各种途径获取了许多相关文献。我们获取这些文献之前及其过程中必须首先接受公认的“信息能力”在知识体系中位置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结构,这种位置和结构决定了我们获取文献的范围和数量。正是基于此,文献的查全率才有了理论意义和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而这种位置和结构是由社会信息能力决定的,社会信息能力决定了哪些信息以何种方式纳入到人类的认知范围和社会信息流中去。任何信息活动主体的信息行为都不能脱离社会信息流而孤立存在,因为它不能交流。

以上是在给定社会范围内社会信息能力在信息获取阶段的作用,另外在不同的社会范围内,因为社会信息能力的建构作用不同而导致的信息获取行为的差异性就更为显著。所谓“信息鸿沟”指的就是当前不同社会范围的成员因为社会信息能力的差异而获取着数量与质量均不平等的信息的社会问题。

社会信息能力通过向社会成员提供特定的信息资源及其结构而建构了信息活动主体的信息获取行为。

2.2 信息处理行为的建构

信息活动主体进行信息处理的过程同时也是信息结构的转换过程。信息结构不是静态的,“支配结

构的规律活动着,从而使结构不仅形成结构,而且还起构成作用^[17]。信息处理就是在信息的社会结构内,将各种各样的信息转化为形形色色的新信息,同时又把这些信息保留在它的特定的结构内。

信息处理活动的效率取决于两个因素:转换的工具和原有的结构。转换的工具也就是各种信息设备。一个社会拥有和使用的信息设备是衡量社会信息能力的重要指标,也就是说信息设备的数量和质量状态是由社会信息能力决定的。而信息的结构更是与社会信息能力息息相关,随着社会信息能力的不断演化,信息的结构也在不断演化,导致环境不断发生嬗变。尤其是在当前的信息时代,进行信息处理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在如此普遍发生嬗变的环境下,知识的本质不改变,就无法生存下去,只有将知识转化成批量的资讯信息,才能通过各种新的媒体,使知识成为可操作和运用的资料^[18]。

比如,我们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获取着信息,但这些信息都是零散的碎片而且高度依赖于情境,它只对直接面对它的人们具有意义,如果不经过信息处理,它只能积淀于个体的经验领域等待开掘或者甚至就湮灭掉。而如果我们把这些信息以影像或者文字记录下来成为文献,那么我们就可以异时异地、随时随地运用它。这里的影像和文字都是一定信息设备比如照相机、摄像机和书写工具的功能表现,而如何记录则取决于既有的信息结构,这两者都取决于社会信息能力的状况。

对于处于情境之外的他人而言,信息处理同样十分必要,它的作用是将各种载体和记录形式的信息以其惯于接受的形式置于其认知范围之内,比如将外文文献翻译成母语、将数据库中的记录输出成文本等等。信息活动主体进行信息处理的具体情形可以相异,但是归根结底都是社会信息能力作用于不同主体的情境表现。

社会信息能力通过向社会成员提供特定的信息设备和认识工具而建构了信息活动主体的信息处理行为。

2.3 信息分析行为的建构

信息分析就是“在对大量的信息进行搜集、加工整理与价值评价的基础上,透过由各种关系交织而成的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把握其内容本质,从而获取对客观事物运动规律的认识”过程^[19]。

信息分析的关键是主体运用自己的知识储备来解释新信息并获得新信息的意义,从而将新信息纳入自身的知识储备,更新或者修正自身知识结构。

主体的知识储备是社会知识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信息能力在个体层面的反映。信息分析的核心是主体的认识过程,认识是人脑的机能,人脑认识的过程实质上是个信息加工过程。信息最初通过各种感觉器官经由各种受纳器进入人脑并得到初步加工,也就是外周信息加工,然后进入中枢神经系统进行中枢信息加工。

人脑的信息加工,也就是认识,是在一定的认知图式(scheme)下进行的。输入信息是按照既有的认知图式被加工,又是按照既有的认知图式而存储。信息在中枢神经系统受到归类、加工、改造、整合与储存,而改造与整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信息分析过程。改造与整合在中枢的不同层次有所不同,它取决于既有的实体结构,也取决于所形成的认知图式。而图式在加工过程中本身也得到发展^[20]。实体结构和认知图式都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社会特征,并且又都反映为社会信息能力的水平。

社会信息能力通过向社会成员提供特定的认知图式而建构了信息活动主体的信息分析行为。

2.4 信息利用及输出行为的建构

信息利用的过程也就是主体信息活动社会化并输出信息到社会信息流中去的过程。

当主体将处理并分析后的信息纳入认知结构,更新自身知识储备后,他可以选择终止信息流程。这时信息加工改变了主体的状态,但是暂时对环境没有影响。即便如此,主体的认知图式将因为新信息的获取而改变,他看待事物的知识基础就必然改变,进而必然会影响他的认识和决策,实际上效应已经发生了。

更多的情况下信息分析的结果将再生出新信息,并以种种方式输出进入信息交流系统,这时就会直接而明显地改变环境的状态。“当生命出现,特别是人类产生以后,信息作为控制系统的一种功能现象,表明了信息的运动过程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它不仅是简单的信息传递、变换、存贮过程,还有加工、使用、反馈等等,以便控制系统进行自我调节,实现最佳控制的目的^[21]。

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自稳自组的控制系统。社会信息流动是社会进行反馈控制从而实现自我调节的主要凭借手段。一次完整的信息流程由从社会信息流中获取信息始,至输出信息到社会信息流中终。信息活动主体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并由此再生出怎样的信息输出到社会信息流,取决于主体的认知结构、人格特征、所掌握的资源和社会的信息基础结构。

社会信息能力通过向社会成员提供特定的信息资源结构及认知图式而建构了信息活动主体的信息利用及输出行为。

3 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效果

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效果在短时间内将主要在个体微观层面上显现,而在长时段内则主要在社会信息流的宏观层面显现。

3.1 社会信息能力在微观层面的作用效果

社会信息能力建构了信息活动主体的信息行为,对于同一社会范围内的不同个体来说,其信息活动的一些共同特征突出地显露出社会信息能力作用的效果。

在社会生活领域,这种共同特征主要是由社会文化传统和信息制度的同一性带来的。同一个社会范围,意味着信息流动遵循同样的习俗性或强制性的规则,并且这种共同特征通常都是由负面的例证表现出来的。社会信息能力的状况决定了哪些信息可以进入社会信息流以及这些信息流动的规则,并通过一套习惯的或成文的惩戒法则树立了这些规则的权威。因为文化传统而导致的共同特征包括避讳和图腾禁忌;因为信息制度而导致的共同特征方面的例子有文字狱。

在科学研究领域,这种共同特征也可以由正面的例证表现出来。处于同一社会范围内的绝大多数学者,无论学科专业门类,通常都共享着一个共同的信息域(Domain of Information)^[22]。信息域的形成及其状况取决于社会信息能力的状况。社会信息能力决定了科学研究赖以进行的信息资源及其结构,并且这种信息资源通常是公开的、共享的。当然在科学研究领域也存在负面的例证。比如因为遗传学在前苏联的被禁绝而导致相关的生物学家出现信息盲点,等等。

既然是建构,社会信息能力少不得要与具体的个体能力结构相结合并在具体的环境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在微观层面上,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效果通常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参差多态。作用效果不仅取决于主体因素,同时也要取决于客体因素和环境因素。被社会信息流包围的社会成员既是社会信息能力作用的客体,同时又是进行信息活动的主体。在同样的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下,个体信息能力的差异性使同样类型的信息活动可以得到截然不同的效果。而同一个人在其所处社会的边界发生变化后,一方面短期内将受到文化冲击,另一方面经过较长时间后将逐渐被新社会同化,这也反映了不同的社会信息能力作用于同一主体的微观效果。

3.2 社会信息能力在宏观层面的作用效果

社会信息能力作用的中介是社会信息流,其在宏

观层面上的作用效果首先体现在社会信息流的规律性上,比较重要的有信息增长规律、信息总体价值的衰减规律和信息分布规律^[23],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普赖斯定律、文献老化定律和布拉德福定律的一般形式。

社会信息能力在宏观层面上的作用效果其次还体现在社会信息制度的变迁上。社会信息流的驱动本质上要归因于社会分工与合作,归因于社会交易行为。社会信息交易呈现出一定的结构,“这种交易结构既是信息流的产物又是其形式的决定者。在信息流稳定和经常发生的地方,这样的结构会变成制度”^[24]。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既通过社会信息流,又通过社会信息制度表现出来。社会信息流是变动不居的,而社会信息制度却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呈固定状态,因而两者之间有时就会出现矛盾状态。如果矛盾不十分尖锐,那么通常的解决办法是政府通过不断地调整信息政策,逐渐在社会信息制度内部实现自我更新;但更新总会有一个限度,在矛盾聚积到十分尖锐的条件下,社会信息制度的框架就不得不被突破,制度创新或者说革命不得不在外力的作用下实现。这个创新过程同时也是社会信息能力突破自身限制的演进过程。比如我国目前要求电信改革的呼声中就包含了社会信息能力提出的要求,而政务信息公开等制度创新呼吁也可以部分地被看作社会信息能力作用的表现。

社会信息能力在宏观层面上的作用效果最终凸显在社会知识传统的演化上。“劳动分工导致了知识的分立,每个人只知道全部知识的极微小的一部分,资源的有效配置要求所有人的知识互相协调”^[25]。充分的信息交流是知识协调的最有效的手段,而社会知识传统是信息交流必需的平台。“为了避免低水平重复制造,人们必须遵从学术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提出和研究问题。只是在传统中,我们才有希望找到意义重大的问题,通过分工研究重大问题的各个方面,科学家们才可能互相理解自己不了解的知识,学术传统才得以发展”^[26]。知识首先是个人,因为认知必须是个人的,“我们的行为和观察都是按照不可言传的知识进行的”^[27]。但并不是所有的个人知识都能汇入传统。什么样的知识能够汇入传统取决于具体情境中的社会信息能力。社会信息能力在自身提供的框架内汇聚知识,这些知识经由社会信息活动主体零散地处理、分析和利用再生出新的知识,新知识如果能够被顺利纳入当时的信息结构,“转化为批量的资讯信息”^[28]从而进入社会信息流,就将沉淀下来成为知识传统的一部分。否则的话要么就湮灭掉,就象“一门技艺如果在代人中得不到应用,就会全部失传了”^[29];要么就被弃置一隅等待重新发掘。能否将暂时不能进入知识传统的信息内容有效地保存下来主要取决于信息技术

和信息制度,而这二者同样是由社会信息能力决定的。社会知识传统与社会信息能力呈现出一种协调的对应关系。社会知识传统通常是随时间的流逝分层沉积的,从知识传统的层次结构间我们就可以探寻出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痕迹来。

4 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条件

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首先,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需要从其自身结构外部获得动力。社会信息能力的内部结构中包含了信息资源、信息技术、信息设备、信息制度等等,在任何个体的信息行为发生时,都会通过这些方面施加特定的作用。但是社会信息能力毕竟不是自然力,它无法提供对信息行为发生最为至关重要的行为动机。社会信息活动本质上源于进行信息活动的社会成员创新的冲动,这是社会信息能力作用的动力源泉。从某种角度讲,创新可以看作主体围绕其不确定性所开展的信息处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主体信息需求与信息能力的矛盾运动^[30]。只有当创新成为社会成员欲求的目标并得到社会的正面激励,从而社会信息需求不断增长,社会信息活动踊跃时,社会信息能力才能获得发挥作用的空间。

其次,社会信息能力的作用需要一个稳定而有序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社会现象变迁的根源,因为社会环境是社会现象存在的基本条件,社会现象的各种状况,都汇集在社会环境内^[31]”。社会环境稳定有序,信息流动的规则就能够得到有力的维护,信息活动主体的行为预期也就有了可靠的保障,社会信息活动才能持续下去,社会信息能力也才有稳定的作用对象。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可以让社会信息活动在同样的结构框架中进行,社会信息流程可以连绵不断;而混乱无序的社会环境必然将导致信息交流和知识积累的困难,并因此而导致社会信息能力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 1 程桂瑛,张建钢. 怎样强化情报用户的情报能力. 科技情报工作,1992(5)
- 2 史秀亭. 谈谈提高情报能力的问题. 津图学刊,1994(4)
- 3 常永华. 信息能力的构成及其评价方法. 情报杂志,1998(6)
- 4 万岩,胡桃. 信息产业图示及产业发展水平评价初探.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
- 5 何亚琼,李一军,黄梯云. 信息产业结构成长的三阶段.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0(2)
- 6 张燕飞,严红. 信息产业概念.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 1998:65
- 7 胡世良. 促进信息消费,推动信息产业发展. 中国信息导报,1999(2)
- 8 赵丽霞. 关于信息消费的思考. 软科学,1999(增刊)
- 9 贺修铭. 文献生产的社会化及其管理.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215
- 10 岳剑波. 信息管理基础.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28
- 11 徐引篱,霍国庆. 现代图书馆学理论.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16
- 12 霍国庆. 信息资源管理的起源与发展. 图书馆,1997(6)
- 13 张守文,彭伶. 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立法的对策研究. 见:<http://www.ciaa.org.cn/ziliao/keji/23.htm>
- 14 李湘虹,罗红红,于清文. 国外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与立法经验研究. 见:<http://www.ciaa.org.cn/ziliao/keji/31.htm>
- 15,16,24 [英]布瓦索著;王寅通译. 信息空间:组织、机构和文化中的学习框架.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153,57,328
- 17 [英]霍克斯著;瞿铁鹏译.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7
- 18,28 [法]利奥塔著;岛子译. 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35
- 19 查先进. 信息分析与预测.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2
- 20 胡文耕. 信息、脑与意识.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32~276
- 21 王润田. 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第2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357
- 22 罗慧生. 西方科学哲学史纲.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234
- 23 胡昌平,廖冬青,陈行亮. 信息社会学. 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71~80
- 25,26 汪丁丁. 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研究(第一部分). 见:汪丁丁. 通向林中空地.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91,193
- 27,29 [英]波兰尼著;许泽民译. 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80,79
- 30 吴永忠,关士续. 技术创新中的信息问题研究. 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1):32~39
- 31 [法]迪尔凯姆著;胡伟译. 社会学方法的规则(第2版).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97

徐仕敏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在职研究生,中国人民解放军63653部队科技情报资料室主任. 通讯地址:新疆马兰63653部队情报资料室. 邮编841700.

(来稿时间:2002-06-15)